

歷代宮闈秘史

巴延叔殺后



上海中華圖書館印行

歷代宮闈秘史 卷七

清朝二

宮中點輶

聖祖時有高士奇者。聖祖頗重之。康熙癸未春。高隨帝遊內宮者凡二閱月。因有宮中二月記一篇。茲節錄之如下。康熙癸未三月十六日。臣士奇隨駕入都。十七日至暢春苑。卽命入內直。十八日恭祝萬壽。二十一日御前內侍到直廬傳旨。爾在內歷有年所。與衆不同。今日令爾徧觀園中諸景。隨至淵鑑齋。上垂問許久。觀四壁圖書。轉入暖閣。彝鼎古玩。西洋樂器。種種清音。又至齋後。上指示所種玉蘭臘梅。歲歲盛開。時菉竹兩叢。猗猗青翠。牡丹異種。開滿闌檻間。國色天香。人世罕覩。左有長軒一帶。碧櫺玉砌。掩映名花。前爲佩文齋。上憩息之。

所縹帙錦軸。陳列左右。隨指架上卷軸示臣曰。皆朕平日所書。近日南巡賜去五百餘幅。尙存二千餘幅。又至一處。堂室五楹。上刻耕織圖。并御製耕織圖序及詩。仰見我皇上深宮燕寢。不忘小民之意。隨上登舟。命臣士奇坐于鷁首。緩棹而進。自左岸歷絳桃堤。丁香堤。絳桃時已花謝。白丁香初開。瓊林瑤蕊。一望參差。黃刺梅含英耀日。繁豔無比。麋鹿饗。馴臥山坡。或以竹篙擊之。徐起立視。絕不驚躍。初出小鶴。其大如拳。孔雀白鶲鸚鵡竹雞各有籠所。鳳頭白鴨。游戲成羣。上曰。人傳此種美味。食之有益。然朕愛其潔白。從未烹食。不知其味。臣士奇曰。皇上仁心推恩萬物。無微不至。白雁籠近水側。飲啄自如。上謂臣曰。塞外雁有六種。此乃另一種。在塞北極遠。霜未降時。始入內地。甌脫之人。用占霜信。過延賞樓。淳約堂。亭臺相映。蕊珠院向爲迴樓周廊。今易高樓七楹。中皆軒敞。陳設古玩。上命臣登樓。樓梯宛轉。凡四曲折。乃登。不覺其高。遙望西山。若在

簷左樓下牡丹益佳。玉蘭高茂。上曰聞今歲花開極繁。登舟沿西岸行。葡萄架連數畝。有黑白紫綠及公領孫璣璣諸種。皆自哈蜜貢來。上命各取數枚。與臣嘗之。諭曰可將竹籃懸掛。令乾歸遺爾母。過觀瀾榭。上曰爾尙能記此地否。臣云尙憶創造時大略。少頃至東岸。上命內侍引臣步入山嶺。皆種塞北所移山楓婆羅樹。其中可以引繩。可以布帆。隔岸卽萬樹紅霞處。桃花萬株。今已成林。上坐待於天馥齋。齋前皆植臘梅。梅花冬不畏寒。開花如南土。轉入觀劇處。高臺宏麗。四周皆樓。設玻璃窗。上指示壁間西洋畫。令觀。復至雅玩齋。所列彝鼎古磁漢玉。異珍書畫之類。咸命觀之。古色滿前。應接難遍。賜武彝蕊茶畢。諭令且退。數日後再命汝來觀。登舟棹船。二女皆淡紅衫石青半臂。漾舟送至直廬。是日所經。卽內侍少疎遠者。亦不能至也。

二十六日。上入宮經筵畢。召臣士奇至養心殿。諭曰此爾向年趨走之地。今爾

來。仍令一觀。四壁圖史。依前陳列。長畫穆清殿前白石榴弱枝棗猶然鬱茂。又塞外取來盤羊角可爲弓。上命近榻前觀新造玻璃器具。精瑩端好。臣云。此雖陶器。其成否有關政治。今中國所造。遠勝西洋矣。上賜各器二十件。又自西洋來鏡屏一架。高可五尺餘。復命將歷年諸臣所進詩文。選佳者捧歸。交江蘇巡撫臣宋犖刊刻。

二十九日。上命內侍傳旨。云朕所書千字文。曾賜大學士張玉書。吏部尙書陳廷敬。尙未賜爾。連日書經。今日少暇。正在臨池。先說爾知之。(中略)

四月十八日午後。召至淵鑑齋。先諭云。今日只可談笑。不可說及離情。涕泣便不盡歡。因閒談許久。說及律呂如何探討。頗得其要。有內造兩洋鐵絲琴絃一百二十根。上親撫普唵咒一曲。因云箜篌唐宋有之。久已失傳。今得其法。命宮人隔簾彈一曲。又云內中人凡絃索精者。令各呈其藝。次令彈虎拍。次彈琵琶。

次彈三絃子。又云朕近以琴譜平沙落雁勾作琵琶絃子虎拍箏四樂器同彈。
因令彈之。四樂合成一聲。仍作琴音。聲甚清越。極其大雅。彈畢。上云。此宮人自
幼精心彈箏。至亡寢食。今已十餘年。盡得神妙。再令彈變調月兒風。宛轉悠揚。
所謂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也。彈畢。內侍設果席於上前。臣士奇
設一桌在御榻左側。上先進酒一杯。畢。召臣士奇至御前。上手持金杯盤酒賜
臣。云知爾素不能飲。明日遠行。可略飲之。臣奏云。天恩高厚。臣縱不能飲。當縱
此杯一飲而盡。叩首榻前。時感恩深。摯淚墜杯中。上云。今日止可盡歡。弗動悲
戚。內中女優令爾一觀就坐。弋調演一門五福。上云。爾漢人遇吉慶事。皆演
此次崑調。演琵琶上壽。上云。爾年老之人。不妨觀看。莫有廻避。次弋調演羅卜
行路。次演羅卜描母容。上云。此女唱此齣。甚得奧妙。但今日未便演出。關目令
隔簾清唱。真是九天鸞鶴聲調超羣。次演崑調三溪。上云。此人乃內教師也。且

屢諭云。爾在外見得多。莫笑話。次演弋調琵琶盤夫。上指蔡邕曰。此卽頃隔簾清唱之人也。次演崑調金印封贈。上云。此齣文詞做法皆無取。只取今日吉兆耳。撤席賜清茶一盞。命將果桌送臣寓處。上召近膝前許久。言及西洋人寫像。得顧虎頭神妙。因云。有二貴嬪像寫得逼真。爾年老。久在供俸。看亦無妨。先出一幅云。此漢人也。次出一幅云。此滿人也。觀畢。諭云。今日且勿謝恩。明日賜爾物件。并爾母之物。總謝。臣仍九叩御前而退。上令近侍扶掖云。見爾近日甚瘦。爾年雖五十九。精力未衰。相見有日。家有老母。宜一路歡喜而去。

十九日早。召至淵鑑齋。先賜早飯畢。召至榻前面諭許久。出淵鑑齋戶外。賜上用絨帽。上有金剛石。絨色龍緞袍。石青四團龍褂。命近侍爲臣着之。賜臣母八團壽字衫一件。青獺披風一件。上有玉結束珠墜子一雙。內造龍緞四聯。上用寧綢二聯。綾四端。春綢四端。上用土木參二筋。諭云。乃朕自用之參。此處止此。

二。勅。餘。皆。備。賞。用。者。故。不。多。賜。後。再。寄。與。爾。御。書。五。幅。內。一。幅。御。製。詠。杜。鵑。花。
賜。高。士。奇。蓋。有。寓。意。者。西。洋。畫。三。幅。牙。合。三。枚。杏。木。根。香。兒。一。張。御。製。磁。佛。二。
尊。古。文。淵。鑑。一。部。海。白。菜。一。合。以。其。可。愈。臣。母。疾。癆。也。着。衣。畢。命。在。簾。外。叩。謝。
諭。云。見。爾。感。涕。朕。亦。難。忍。復。解。上。自。佩。鼻。烟。壺。二。枚。並。鼻。烟。一。瓶。贈。下。命。闔。宮。
首。領。內。監。送。至。苑。門。外。此。時。不。覺。大。慟。上。遣。內。侍。慰。諭。再。三。復。命。皇。十。三。子。送。
至。苑。門。午。刻。至。皇。太。子。處。時。皇。太。子。將。至。御。前。見。臣。士。奇。仍。回。輦。入。宮。召。至。榻。
前。慰。問。再。四。賜。五。言。律。詩。一。首。南。陔。春。永。扁。一。絨。帽。一。頂。有。金。剛。石。安。藍。龍。綬。
袍。紅。青。四。團。龍。桂。各。一。襲。又。欲。賜。鞍。馬。以。舟。行。辭。復。命。侍。衛。四。格。與。近。侍。周。進。
朝。送。至。又。令。備。皇。太。子。自。騎。走。驃。送。至。通。州。少。頃。又。追。賜。鼻。煙。盒。四。枚。鼻。煙。一。
罐。

宮中誨淫

雍正

北京雍和宮。以雍正帝皈依喇嘛教賜名。奉有歡喜佛。或婦女裸體與鰣魚交媾。或作惡鬼狀。裸體屹立。擁抱美婦人。或形如牛。其上有露出陽根之菩薩騎之。或婦人裸體。自背割開。注以馬尾。如是之佛像七八體。又鬼神殿中。奉有惡魔。長丈三尺餘。人身狗面有角。與美貌女神作淫狀。又有惡鬼手持兇器。閃閃有光。足下踏有裸體男女。是等不可思議之佛像。屬喇嘛教。究其旨趣。誨淫二字而已。

新殺人器

世宗于暗中伺察之嚴。爲從來所未有。未登位時。常與販賣珠寶之客爲伍。及登帝位。即以若輩爲心腹。蓋用以伺察人之秘密也。然不獨伺察已也。更發明一種新殺人機。其形渾圓似球。中藏快刀。刀之旁有機關。如彈簧式。俾邏者攜之。行或遇有怨仇陰圖謀害者。邏者即暗以其器罩人頭上。用機一發。其首已

斷入器內捷飛而逸。雖大庭廣衆之間亦倉猝不及覺也。定其名曰血滴子。

世宗外傳

世宗爲康熙之第四子。少年無賴。好飲酒擊劍。不見悅于康熙。出亡在外。所交多劍客俠士。結兄弟十三人。其長者爲某僧。技尤高妙。驍勇絕倫。能練劍爲丸。藏腦海中。用則自口吐出。天矯如長虹。殺人于百里之外。號稱萬人敵。次者能練劍如芥。藏於指甲縫。用時擲於空中。當者披靡。世宗亦習其術。康熙晚年病篤。世宗偕劍客數人入京。先是康熙已草詔。收藏密室。世宗偵知之。設法盜出。詔中有云。傳位十四太子。潛將十字改爲于字。藏於身邊。乃入宮問疾。預佈心腹于宮門外。有入宮者輒阻之。時康熙病已殆。先是十四子允禩奉命出征準部。至是擁兵西路觀變。康熙宣大臣入宮。半嚮無至者。驀見世宗立前。大怒。取玉念珠投之。有頃。康熙卽歿。世宗出告百官。謂奉詔冊立。并舉念珠爲証。百官

莫辯真僞。奉之登極。康熙衆子有知其事者。心皆不服。時出怨言。世宗知羣情
洶洶。遂以峻法嚴刑爲治。卽位未幾。親藩誅鋤殆盡。當時各藩皆有黨與。大半
係俠士之流。世宗恐遭人之暗殺也。一日赴天壇祭祀。甫至。突聞壇頂所張黃
幙。砉然一聲。陡作異響。衛士疑爲刺客。紛趨救護。惟見世宗右手微動。一線光
芒。從手中射出。斯須幙裂處。墜一狐首。乃謂諸衛士曰。邇來逆黨欲謀刺朕。密
佈刺客。朕故小試手段。使逆黨知朕劍術之高妙。雖有刺客。其如朕何。然雖如
此說。而心懷疑懼。滋甚。竊思天下之劍客。多半皆爲吾羽黨。可以無慮。惟某僧
獨不爲用。亡走山澤。深以爲患。思殺之以除害。而某僧行蹤飄忽。無從弋獲。一
日。值在某所。命結義兄弟三人。易服往探。後佈精兵守要隘。僧覩三人至。笑曰。
若輩受主命來捕吾耶。汝主氣數尙旺。吾不能與。事雖然。汝主多行不義。屢以
私恨殺人。吾今雖死。汝主必不能苟免。一月必有爲吾報仇者。汝等識之。言訖。

伏劒而死。三人攜其首復命。并以其語覆聞。世宗大懼。防衛綦嚴。寢食不宵者數日月餘。無故暴死于內寢。宮廷秘密譖爲病歿。實則爲某女俠所刺。相傳某女俠卽呂晚村孫女云。

宮中賣買

乾隆

乾龍時每屆新年。宮中特設賣買街。自正月初一日起至初九日止。凡估衣酒肆茶園等。無一不備。店主俱以宦者任之。以圓明園福海之東同樂園一帶爲賣買之中心點。故新歲中各大臣入園游覽。皆競相購買焉。

加封私子

福康安者。高宗之私生子也。初高宗在宮時。見傅恆之妻美。遂通焉。傅恆之妻本孝賢皇后之嫂。以椒房戚得出入宮掖。高宗見而悅之。傅恆之妻不敢拒。既而得一男。卽名福康安。高宗頗溺愛之。及長。屢欲封之爲王。使與諸皇子等而。

絀于家法。不得如願。乃俾福康安總師。千建軍功。以爲分封之基礎。是以福康安所至之地。必妙簡名將勁旅以輔之。他將亦默爲迎合其意。故作不勝狀。以讓功于福康安。已晉封貝子矣。

壽誕誌盛

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爲高宗母鉢祜祿氏六旬壽誕。自西華門至西直門外之高梁橋十餘里中分地張燈翦綵爲花鋪錦爲幄丹碧相映不可名狀每數十步間一戲台北調南腔舞衫歌扇後部未歇前部又迎游者如置身瓊樓玉宇中聽霓裳曲觀羽衣舞也其景物之點綴有以色絹爲山岳狀錫箔爲波濤紋者甚至一蟠桃大數間屋此皆粗略不足道至如廣東所構之翡翠亭高三丈餘廣可二丈悉以孔雀尾作屋瓦一亭不啻萬眼湖北所製之黃鶴樓形制悉仿武昌惟稍小耳最奇者重簷三層牆壁皆用玻璃甃砌成日光照

之輝煌奪目。浙江所結之鏡湖亭。以徑可二丈之大圓鏡。嵌諸藻井之上。四旁則以小圓鏡數萬鱗砌成牆。人入其中。一身可化千百億。爲當時所罕覩。京師內外之來游觀者。途爲之塞。噫亦云盛矣。然以一人之慶典。而如是之奢侈。則未免行之太過耳。

眷戀香妃

香妃者。本回部某王之妃也。以體有奇香。不假薰沐。故謂之曰香妃。妃聞之。亦笑而應之。久之。京師內外。亦有聞香妃之嬌豔者。至乾隆二十年後。適有回疆之變。爰命將軍兆惠往征。兆惠陞辭高宗語及香妃事。令一窮其異。迨回疆既平。兆惠果生得香妃。欲致之京師。兆密奏高宗聞之大喜。命沿途官吏。妥爲視護。毋使損顏色。既至處之西宮。香妃意色泰然。若不知有亡國之恨者。及高宗至。則凜若冰霜。與之語。百問不一答。無已。命宮人善言詞者。喻以指香妃袖出。

白刃欲自殺。宮人大驚呼其侶至。欲共刲而奪之。香妃笑謂宮人曰。汝無然我。祖中有如此刃者數十。安能盡取而奪之乎。且汝苟逼吾。吾先飲刃。汝其奈吾何。宮人不得要領。具以告高宗。亦無如何。但時時幸其宮中坐少選。卽出猶冀其久而志可改也。令諸侍邏守之。已而聞其思故鄉風物也。則於所居之樓外建市肆。廬舍禮拜堂。具如西域式。以媚之。時太后鈕祜祿氏年已高。微聞其事。數戒高宗母往。且曰。彼旣不肯自屈。非殺之。則歸之耳。高宗猶豫不忍舍。如是者數年。會長至將祀圓丘。高宗先期赴齋宮。太后知之。令官人召香妃詣慈宵宮。詳問之。則立志頗堅。萬不能奪。乃由官人引入旁室縊殺之。是時高宗在齋宮。已聞報。倉皇命駕歸。則香妃已死矣。爲之不怡者累日。都城南下窪陶亭東北。有一塚。或謂卽香妃所葬處。故以香塚稱焉。孤墳三尺。雜花繞之。旁立一小碣。正書題其上曰。浩浩愁茫茫。刲短歌終明月缺。鬱鬱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

時盡血亦有時滅。一縷香魂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爲蝴蝶。蓋此卽指香妃之守志而言之也。

香妃外傳

上述眷戀香妃一則。如高宗與香妃果未親近而縊死者。今許君指嚴所撰香妃異聞一則。則與上所述者異。因亦錄之。以供參考。許君曰。兆惠旣生獲香妃。并與安集延名王俱來。高宗御乾清門受俘。密囑以香妃安置圓明園之某所。而命移安集延王於木蘭。爲諸獵戶長。聞王尋卒。其爲橫死與善終。不可知也。受俘之越日。高宗召軍械諸要人入見。笑而謂之曰。安集延抗命數世。今其夫婦無所逃罪。朕已宥其死。其婦則經朕糟還了。糟還者。京華俗諺。卽指姦污也。然高宗亦僅得意自鳴之語。實則此時香妃尙未允從。旣入圓明園別館。涕泣不言笑者累月。高宗以爲憂。有內監某。上之心腹也。從容商誘香妃之計。內監

言與妃俱來之四婢頗狡黠能得妃歡。妃得其一言輒爲進食則其事主可知。皇上可召詢之。香妃所嗜者安在。投其所好而悅之。則挽回不難矣。上從其言。四婢謂妃好鏡及音樂。在安集延宮時。有泰西來之大晶鏡。晨夕顧影徘徊。則珠香玉笑。晚必奏樂。自土風以逮中國八音及西洋樂器。無不畢具。每至波折動人處。粉靨含嬌。黛眉飛舞。維時所以與王行樂者。殆蕩無所不至。故知其嗜此也。上曰。此間何如。婢叩首曰。大皇帝天恩高厚。豈有不感戴之理。但一切服食起居。迥非習慣所有。卽如前日妃恩一白毳披巾。垂淚竟日。又求一西洋小手鏡。亦不可得。况其他乎。高宗躍起曰。此易易耳。朕得之矣。遂命內府行文粵東督臣。與十三洋商交易。專市舶來貨。以充圓明園別館之用。又命回疆駐防各大臣。購取回人製作品。且圖其街市宮室風景以進。卽日命將作大興土木。於圓明園之最勝處。更築離宮。盡仿回人碉堡狀。干雲摘星。窮極高敞。華美過。